

# 卷二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 祭天地桃園結義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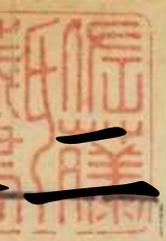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司徒胡廣六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  
誅之。機事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  
十五日。帝在梁。群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  
龍從梁下來。約二十餘丈。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頭三尺斷然不羞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二

趙子龍然河大戰 第七回

逢紀激 紹怡似 標母激 逢紀見

孫堅當晚被劉表圍住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左衝右突死戰得勝折兵大半孫堅連夜引兵回江東劉表回荆州以書報紹自此孫堅與劉表結冤却說袁紹兵屯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有客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入送糧為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逢紀曰可暗使人持書與公孫瓚令瓚進兵取冀州虛言挾攻瓚必興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而得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開讀意云共取冀州平分瓚喜即日興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瓚慌聚荀諝郭圖二謀士商議諝曰公孫瓚將燕代之眾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關張助之冀州指日休矣今袁本初智勇過人

批評三國志

卷之二

七

武用  
此  
可  
用

手下名將極廣。更兼有恩于四海。天下敬之。乃當世之豪傑也。將軍  
可請本初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視公孫瓚如兒戲耳。韓馥即差  
別駕關紀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  
嬰孩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柰何欲以州事委之。此是引  
虎入羊群耳。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人尚擇賢  
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妬焉。耿武等皆歎曰。冀州休矣。其棄職而去者  
三十餘人。獨耿武關紀伏于城外。以待袁紹。數日請紹至。耿武關紀  
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車前頗良。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紀。紹入冀  
州。以馥為奮威將軍。安民用賢。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掌事務。  
陳留太守張邈却遣公孫瓚知冀州。已而冀州連弟公孫越家  
紹欲分冀州。紹曰。可謂汝兄自來。乃有兩議。越辭紹。行不到

五十里。道傍引出一彪軍馬。口稱吾重。丞出家將也。亂箭射死

言大

孫越。從人逃命。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公孫瓚大怒曰。汝教我起  
韓馥。就裏取事如此。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究如何不報。  
起本部軍兵。殺奔冀州來。紹知瓚兵來。領一軍出。二軍會于磐河之  
上。紹軍于磐河橋東布陣。瓚軍于橋西布陣。瓚乃立馬于橋上。大呼  
曰。背義之徒。如何不見。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可守冀  
州。愿讓與吾。爾何不平耶。瓚曰。昔日洛陽以汝為忠義之人。推為盟  
主。今之所為。真狼心狗倖之徒。尚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袁紹大怒  
曰。誰可以擒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  
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當不住。撥回馬便走。文醜乘勢追趕。  
過橋。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逕入中軍。如入無人之境。往來在陣中  
追趕。瓚手下健將四員齊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走。

此評二國生

能者  
世之  
亦有  
之

醜直將公孫瓚趕出陣後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呼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却轉草坡其馬前失瓚翻身望于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刺看看來近草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頭戴鎧甲捻鎗直取文醜兩馬相交花錦相似公孫瓚扒上坡去看那少年大戰文醜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趕去公孫瓚忙下上坡問少年姓名其人身長八尺濃眉大眼滿面重順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常山真定人也。常山今在直隸真定姓趙名雲字子龍瓚曰公自何來救我一命雲曰基本袁紹轄下之人今見袁紹無匡扶救民之心特來相投不期此處相見瓚執雲手曰聞貴郡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袁紹公何獨同心見某也雲曰方今天下誦誦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瓚大喜遂同歸寨盤頭下兵次日一色白馬一千疋哨

到界橋布成陣勢瓚將軍馬分作兩列于步兵之側勢如羽翼左右馬五千餘疋其中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多與羌胡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多紹令顏良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分作左右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左在右者射公孫瓚右中間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圓陣于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于後接應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另領一軍在後瓚遣大將嚴綱為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圍金線帥字旗于馬前從辰時擂鼓直到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于遮箭牌下號令勿動嚴綱鼓噪呐喊直取麴義義見嚴綱軍到皆伏而不動彷彿有數十步遠一聲砲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麴義拍馬起刀斬嚴綱于馬下瓚軍大敗左右軍欲來被顏良文醜一齊射在中軍竝起直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先斬執

子龍英  
取首無人

是從  
突而下

硬氣  
硬硬

關張  
仗義助

德其  
子龍

信和  
信和

旗將公孫瓚見砍了繡旗戰麴義不退回馬下橋而走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一將引五百軍不動挺鎗躍馬直取麴義乃常山趙子龍也截住麴義戰到十餘合一鎗刺麴義于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後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大敗迤邐趕過去紹軍東西亂竄雲在前瓚在後迤邐殺入陣後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紹不準備只引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有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射瓚軍團團圍定田豐慌對紹曰矢如雨下主公且于空牆中躲避紹以兜蓋撲地大呼曰大丈夫愿臨陣關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殺牆面袁紹大隊掩至瓚同趙雲回左顏良軍到三路併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退重圍復到界橋紹軍又大進又趕過橋落水死者

不計其數兩邊軍盡投河中屍首填袁紹當先趕過橋不到五里山背後閃出一彪人馬來爲首三員大將飛馬而來中間掣雙股劍的是劉玄德上首使青龍刀的是關雲長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張翼德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是日正逢袁紹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袁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于馬下綠韁忙挽急要逃回不知性命如何

孫堅跨江戰劉表

衆將趕來死戰袁紹過橋去了公孫瓚收住軍馬衆人歸大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愛敬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陣遂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說此事李儒來見董卓卓自到長安自稱太師位居諸侯之上出入乘金花皂蓋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

夷和恩  
喜快董  
且之心

乃當今之豪傑。見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

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

馬太傅趙太僕。以周召之德。衛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陞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亦瓚之幸也。

紹得書甚喜。次日馬趙二人到瓚營。各宴數日。送二人還朝。瓚表玄德平原相。朝廷准奏。璣班師回。趙雲與玄德分別。玄德執雲手。垂淚不忍相離。雲歎曰。某某日將謂公孫瓚乃當世之英雄。今觀所為。哀紹等輩耳。玄德曰。將軍且堅心事之。不見有日。洒淚而別。玄德遂回

平原公孫瓚同趙雲去了。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一使逕來求馬千匹。紹不與一騎。術大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一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不與一粒。術恨之。密遣人遺書與孫堅書曰。

異日奪印截路。乃吾兄袁紹之謀也。今紹又與表相議。起兵襲取江東。吾不忍言。公可速興兵取荆州。吾當與助。夾攻袁紹。一響可報。汝得荆州。吾取冀州。切勿悞也。

堅得書曰。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又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其言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讐。豈可望袁術之助乎。于是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五百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戰馬。克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知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

如見肺

骨肉相

龍具

引

孫靜仁  
人之言

曰。今孫堅報舊恨。將及起兵。奈何。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王公率荆襄之眾。作援。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耀武揚威乎。表用其言。令黃祖說備。隨後便起大軍。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之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妹孫堅次妻亦生一兒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孫靜。字幼臺。堅臨登程。靜引諸子列拜于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方始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非汝所知也。吾誓縱橫天下。濟世安民。有讐必報。豈可握手而待死也。遂不聽諫。長子孫策曰。愿隨父親同往。堅曰。此子自幼英氣過人。可隨我領兵。權與叔父善。保江東。策上船。前奔黃

祖。伏于江邊。布精兵于後。見船傍岸。即

孫靜仁  
人之言

直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喊聲大舉。南軍登岸。程

普黃蓋分兩路兵。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于中大進。三面夾攻。祖

兵大敗。棄樊城而走。堅令兵追襲黃祖。走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

堅直取黃祖。黃祖引軍出迎。布陣于野。孫堅列成陣勢。引眾將出在

門旗之下。孫策也全付披掛。挺鎗立馬于父之側。黃祖引二將出馬。

一箇是江夏張虎。一箇是襄陽陳生。這兩箇當初反在江夏。後降表

以為上將。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

言罷。張虎拍馬。挺鎗又而出。堅大怒曰。誰敢斬此賊將。韓當應聲而

出。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勝負未分。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挺鎗出陣。要來雙鬪。孫策在父後望見。按在手中鎗。扯弓搭箭。正射中陳生

善之

看老

是兆

良能

哉良

面門。應茲落馬。張虎見側邊陳生墜地。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

半箇腦袋。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黃祖棄却頭盔戰馬。雜千步

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漢水上面。漢水在襄陽城西。北源出陝西。番冢山。撥黃

蓋船隻放于漢江。黃祖聚敗兵來見劉表。說堅勢不可當。表慌請劉

良議曰。黃祖兵敗挫動銳氣。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

潛令人求救于袁紹。此圍自可解矣。瑁曰。子柔之言。真拙計也。兵臨

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而待死。某雖不才。愿請軍出城。劉表許之。

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外。于峴山布陣。峴山在襄陽城南。孫策將得勝之

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

程普挺鐵脊矛出馬。與蔡瑁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蔡瑁逃命。奔回

陣中。堅驅大軍殺得屍橫遍野。敗軍跟隨蔡瑁逃入襄陽。蒯良言

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人報

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蒯良一面出城。固守城池。一面寫告急文

書。令人去投袁紹。且說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

軍帥字旗竿。被風吹折。于軍不利也。可暫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

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斷旗竿。而罷兵。韓當曰。此旗乃軍中之

主。亦不可輕易。堅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暴起。折斷

大旗。何足為怪。吾平生用兵。不信此等異事。只理會得攻城。却說城

中蒯良來對劉表言曰。某夜仰觀。見一將星欲墜地。以分野度之。必

應孫堅也。上袁紹書。已寫就。主公當問誰可突圍而出。表問之。塔下

一人應聲而出。表視之。乃健將呂公也。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

汝馬軍五百。多帶能射者。汝衝出陣去。可奔峴山。他必將軍來趕。汝

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于林中。但有追兵到

時。不可逕走。遇楚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斬將降兵。放起連

此

珠號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趨程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蒯良調撥四門。聽號接應。當夜黃昏。城上望東角。無甚人馬。密開東門。縱呂公軍馬出城。到前寨逕過去。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飛星趕到東南角時。軍士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報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于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出。前軍不遠。堅大呼休走。呂公勒回人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來。堅拍馬追趕。呂公見路交雜。不知去處。堅欲上山。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俱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于峴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時獻帝初平三年。歲在辛未。冬十一月。初七日。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

孫堅  
孫的  
孫祖  
孫下  
孫人  
孫

遂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于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同至漢水。方如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擡入城。請賞。孫策痛哭。眾將俱各號泣不止。策曰。父屍在他處。安得回屍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一面舊識。某今便行。策令桓楷上馬。到城中見劉表。且說其事。表曰。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黃祖。吾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後有史官評孫堅曰。

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後桓楷

桓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令江東諸軍。片

此平三國上

卷之六

七

甲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用計計道甚的桓楷性命還是如何且請  
下回分解。

總評

趙雲舍袁紹就公孫瓚曰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至視所為  
亦紹輩大拂投見之心耳一接玄德獨具隻眼厥後毀山寨率衆  
班三分定鼎子龍真從仁義主以安天下者哉

司徒王允說貂蟬 第八回

弱之時火速進兵江東一鼓而可得也若付屍還策容回南郡養成  
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  
謀之輩而取萬里之土此乃大丈夫之所為也表曰吾與黃祖心腹  
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屍換黃祖黃祖得回孫策迎

孫策有  
經國遠

策辭墓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因此四方有才德者漸漸

投之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心腹除却一患也問其  
子多少年紀答曰十七歲卓曰何足道哉自此董卓自號為尚父出

入僭天子之儀仗封弟董旻為左將軍鄧侯兄子董璜為侍中總領  
禁軍不問宗族長幼皆封列侯男女懷抱中便以金紫爵位與之差

二十五萬人夫築鄠塢鄠塢在鳳翔府鄠縣與長安城郭一般高下厚薄週圍

九里鄠塢離長安二百五十里塢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  
民間美貌女子年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作婢妾塢內積

金玉彩帛珍珠不知其數卓嘗云吾事成當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養老省臺公卿但見卓出皆并下車下朝廷舊臣宰盡皆委用此

是蔡邕之薦也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車下卓曰皇甫義真

官家  
得通

董卓不  
是變為  
鳳凰也  
心作

你今日服我乎。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于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鵠，不意明公變為鳳凰，耳。卓大笑曰：義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容賢，誰不敬。聖若為酷法嚴刑，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曰：卓家屬皆在郿塢，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拜于橫門外。橫門即長安東門也干路設帳，設常與公卿聚飲。一日，非地招安降士數百人到來，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飲宴，却將軍士數百人于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皆未死于酒。卓几前，反復掙命，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若。百官告散，卓曰：吾殺反心者，何怕之。數日前，太史院稟卓曰：黑氣冲天，大臣有災。卓于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灑至數巡，呂布逕入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于座上，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災，原來如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卓。今呂布勸人面前，將頭呈過，百官魂不附體，皆面不相顧。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以夷三族。汝等於吾孝順，吾不言之。吾天祐之人，害吾者必敗。眾官唯唯而已。當晚皆散。司徒王允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策杖步出後園，仰天垂淚，沉吟立于荼蘼架側。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舞美人貂蟬女也。其女自幼選入充樂女，允見其聰明，教以歌舞吹彈。一通百達，九流三教，無所不知。顏色傾城，年當十八。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貂蟬大驚，跪于允前，答曰：賤妾安敢有慕私情。允曰：汝不有所私，何夜深于此。長歎。貂蟬曰：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貂蟬曰：妾賤軀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未嘗以婢妾相

天生允  
孤斷送  
厚賦

結連袁術  
欲圖害我

董卓

多情語  
有心人

王司徒  
此時却  
有天助

可是好  
亦是好

是女妖  
亦是女  
妖

是人是  
是人是

待作親女視之妾雖粉骨碎身莫報大人之萬一妾見大人兩眉愁  
 鎖必有國家大事妾不敢問解大人之憂今晚又見大人行坐不安  
 因此長歎不想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  
 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書閣中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  
 盡叱出婦妾允教貂蟬于中端坐叩頭便拜貂蟬驚倒伏地曰大人  
 何故下拜賤妾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湧泉貂蟬曰適  
 間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  
 臣有壘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貂蟬再三拜問允曰賊臣董卓將欲  
 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手下一義兒姓呂名布有萬夫不當  
 之勇我觀二人皆是酒色之徒今欲用連環之計先將汝許嫁呂布  
 然後獻與董卓汝于中取便謀間他父子分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  
 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然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

萬死不辭望獻出到他處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當滅門  
 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于萬刃之下世世不復人身允  
 拜謝而密之次日主允有家藏明珠數顆令匠者嵌金冠使人密送  
 呂布布得之大喜候朝畢逕到王允宅致謝允料布必來允備嘉肴  
 美饌好酒細菓等候呂布至允出門而接接入後堂讓之高坐布曰  
 呂布乃相府一將士耳司徒乃朝廷元老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  
 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德布大  
 喜允懇懇敬酒只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酒至半酣曰布早晚  
 亦望司徒于天子處保奏允曰將軍言者差矣允專望將軍于太師  
 前提攜終身不忘大德布大笑而暢飲允教左右退去只留侍妾數  
 人勸酒允曰喚孩兒來與將軍把盞少頃二青衣引貂蟬到席  
 前再拜布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無可以敬將軍當出妻見子貂

小兒

小兒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不知何處

與呂布把盞。目不轉睛。允推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  
 家全靠著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蟬要回。允曰。將軍吾之恩人也。孩兒  
 便坐。坐何妨。又飲數盃。允立脚不牢。仰面大笑曰。吾欲將小女送與  
 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跪謝曰。布願當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  
 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  
 本留將軍住宿。但恐太師見疑。實是不敢。令貂蟬回。送布上馬。布  
 謝而去。允是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之福也。次晚請太師。汝却以歌  
 舞侍之。貂蟬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卓傍並無呂布。允伏地拜請曰。  
 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若何。卓曰。司徒乃國家之  
 元老。既然來日有請。當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于前廳。正中設座。  
 錦繡鋪地。內外設幔幃。次日巳時分。人報太師來到。允具朝服出  
 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廳。分列兩旁。如霜  
 似雪。遂于堂下再拜。卓命快上。賜坐于側。允曰。太師盛德。魏魏伊尹。  
 周公。安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致敬之情。甚厚于天子。天色漸  
 晚。卓酒半酣。允請卓入後堂。卓令甲士休進。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  
 稟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到此盡矣。太師功德震于天下。若死  
 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自古有道代無道。無德讓有德。豈  
 過分乎。卓笑曰。果然天命歸吾。司徒當為元勳。允拜謝。堂中點上香  
 燭。止留女使進酒。供奉。允進曰。教坊之樂。不足以供奉鈞顏。輒有草  
 合女樂。敢承應乎。卓曰。深感厚意。允教放下簾籠。笙簧繚繞。奏  
 舞于簾外。有詞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鴛鴦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秦  
 蓮步。穩好花風。最一枝新。畫堂香燼不勝春。

此年三月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看燕促成遊子恨。臉容初

故人腸。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舞罷隔簾偷目送。不

知誰是楚襄王。

更妙更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曰。此女何人也。允曰。樂

重貂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謳一曲。

一點櫻桃落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鋼劍。要斬姦邪

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擊盃。蟬曰。春色幾何。貂蟬曰。賤妾年

整二旬。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再拜曰。老臣欲將此女獻主人。未

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主人。其福不

淺。卓曰。尚容致謝。允曰。天氣已暮。先備輦車。送到相府。卓起身奉謝

車。願已定。便送貂蟬先行。允拜送董卓。直到相府。卓命允回乘白馬

前。列侍五七人離府。行不到百餘步。遙見兩傍紅紗照道。燈影中。一

人手執方天戟。馬上坐着呂布半醒半醉。正與王允撞見。布見王允

就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睜圓環眼。手執腰間寶劍。指允言

曰。汝說以貂蟬許我。今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手起劍落。王允性命如

何。

鳳儀亭呂布戲貂蟬

呂布當街衝着王允。心中大怒。罵曰。老賊怎敢戲我哉。允急止曰。此

非說話處。同到草舍。布隨允到家下馬。同入後堂。允曰。將軍何故及

怪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輦車送一女入相府。非貂蟬而何。

允曰。將軍原來不知。布曰。我豈知就裏。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中。說

老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到你家。允因此准備小宴。等候太師到。教

一真儒  
二老儒  
三小儒  
四不信

不消也

必欲  
巧媚

宴中說我聞你有一女子名喚貂蟬以許奉先我恐你不准誠特  
 上門告肯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違隨引貂蟬拜了公公太師太  
 師曰今日良辰汝可與吾作一大宴配與奉先以助一咲將軍喜  
 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  
 荆允曰小女頗有些粧奩首飾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去  
 當夜卓幸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布在府下打聽絕不聞音耗逕入  
 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潛  
 入卓臥房後窺之貂蟬起于窻下梳頭忽見窻外池中照一人影  
 長大頭有束髮冠偷睛視之見呂布潛立于池畔貂蟬覺雙眉微  
 愁不安之態復以香羅頻掩淚眼呂布窺視良久乃出沉吟思付  
 得真實少頃布又入卓坐于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  
 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細望繡幃內一人往來窺視須臾  
 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語言不順頻那身  
 內而望卓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心中愈疑到家妻見布情緒不佳  
 曰汝今日莫非被董太師見責來布曰太師安能制我哉妻不敢  
 布自此心在貂蟬身上每日逕進府堂不能一見董卓自納貂蟬  
 情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貂蟬無非于枕前席上帶雨尤雲董卓  
 休自然迷戀時值春殘卓染一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阿從卓  
 愈喜卓睡布立于床前貂蟬于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而不  
 睛布以點頭答之貂蟬以手指董卓強擦眼淚布心如碎卓膝腫  
 目見布動靜猛紐回身視之見貂蟬于屏風後立卓大怒叱呂布曰  
 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之今後不許入堂呂布大怒懷恨而  
 府人報與李儒儒慌忙入見卓曰太師何故責于奉先卓曰因竊  
 吾愛姬吾故逐之儒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而責之如溫

心變大事去矣。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次日使人喚布入堂。卓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不知所言有責于汝，汝勿記心。來日休離左右，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怪，布何敢怪焉？自此再入堂中，畧無忌憚。卓疾少愈，因有貂蟬，不回都塢，每入朝，呂布手執畫戟，乘馬于車前。及至殿前，下車帶劍上殿，布執戟立于階前，百官拜伏于丹墀。左右拱聽約束。朝退，布乘馬于前引導。是日布引卓來到內門階，畧任少時，見卓與獻帝共談，呂布慌提戟出門內，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于道傍，提戟入後堂，尋覓貂蟬。貂蟬見布尋覓，慌忙出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尋我，我便來。布提戟逕往立于亭下，曲欄之傍。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與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生之女，待之若神珠玉顆，一見將軍大人，肯許妾已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

次美人  
魏將軍  
必呂布  
如何敢  
行他處

魏將軍  
必呂布  
如何敢  
行他處

心將妾淫污，恨不得死耳。今幸將軍至此，妾表誠心，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愿死于君前，以絕君念。言畢，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欲投。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恨不能勾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勾與君為妻，願相期于後世。布曰：我今生不能勾以汝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貂蟬曰：妾度日如年，愿君憐憫而救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提戟轉身，貂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也。布立任曰：容我思村一計。共你團圓。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轟雷灌耳，以為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兩箇悵悵倚倚，不忍相離。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顧不見呂布，心下甚疑。卓上車回府，見布尋覓不見，又無貂蟬，問侍妾。侍妾曰：溫侯却纔執畫戟至此，不知何

在。卓尋入後園。見呂布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卓走至跟前。大聲。布回頭。見卓大驚。卓奪下呂布手中戟。呂布便走。卓趕來。呂布走得快。董卓趕不上。卓擲戟來殺呂布。布手起一拳。打戟落于亭中。卓拾起戟趕來。布已走五十步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卓胸膛相撞。卓倒于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司徒固是智人。貂蟬更是巧女。若不是貂蟬巧媚司徒。雖智亦難。董卓呂布不倒也。人言十八路諸侯不如一女子信乎。

王允定計誅董卓

原來李儒致相府門。見從人言曰。太師大怒。去尋呂布。儒慌趕入。見呂布奔走曰。太師殺我。儒急奔入。正撞董卓倒于地上。儒急扶卓至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為社稷之計。衝倒恩相。死罪。卓曰。尉。這賊玩弄吾之愛姬。誓必殺之。儒曰。因相差矣。昔曰。是。王。夜。復。說。

董卓不  
心謀于  
董卓也

子歸之  
董卓

今愛姬勸酒。忽狂風驟起。盡滅其燭。坐上一人抱愛姬。姬手執冠。纓告知莊王。莊王曰。酒後也。命取金盤一面。盡絕其纓。然後秉明燭。其會曰。絕纓會。正不知戲愛姬者何人也。後莊王被秦兵圍住。見一大將殺入陣中。救出莊王。王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答曰。臣乃將雄也。昔攬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報答。太師何不鑒絕纓之德。就此機會。以貂蟬賜呂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方回。嘆作喜曰。汝可說與呂布。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漢祖以黃金二萬。賜陳平。遂興大業。今日太師之所為。正類此。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問之。汝何與呂布相通耶。貂蟬泣曰。妾將謂溫侯是太師之子。因避之。這厮提戟趕來。到鳳儀亭邊。妾欲投荷花池。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

志生舍  
得遠是  
評

李儒沒  
尋說

曰妾身已事大貴。今欲與家奴妾寧死。不辱。遂墜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而擁抱曰。吾戲汝。貂蟬哭倒于卓懷曰。此必是李儒之計也。儒與布厚交。故設此計。卓曰。我安能捨汝耶。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為主。卓曰。吾寧捨性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之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受快樂。貂蟬曰。塢中可居否。卓曰。城中有三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萬軍兵。成事則你為貴妃。不成事。則你亦為富貴之妻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麼。儒曰。主公不可被婦人所惑。卓曰。其婦人能惑我心。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仰天歎曰。吾等皆死于婦人之手矣。卓命左右逐出李儒。收拾軍馬。今日便還郿塢。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于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車已去。布緩轡于上崗之上。望墮車而去。後人讀到此處有感而吟詩曰。

詩曰

社稷無人任障籬。憑將女色賴支持。休嗤呂布輕狂輩。多少英雄被此迷。

志生舍  
得遠是  
評

志生舍  
得遠是  
評

呂布正望之間。背後一人在馬上云。溫侯何故遙望而發悲耶。布視之。乃太原祁鄉人也。姓王。名允。字子師。布曰。吾為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不與將軍。布曰。老賊自寵幸已久矣。允掩其面曰。此禽獸之所為也。布將上件事。一一告允。允曰。同到弊處商議。布隨入城。到允宅前下馬。入密室。允置酒款待。布怒氣轉深。王允曰。太師淫吾女。又奪將軍之妻。誠可為天下之笑端。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允老羸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憐將軍。半世之英雄耳。布就氣倒于地上。允慌急救之曰。老夫語失。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

之

之

之

馳允急掩其口。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九族皆死。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之下乎？允曰：以將軍之才，過韓信百倍，信尚為王，將軍豈可久作溫侯乎？布曰：吾殺老賊，柰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允大笑曰：將軍自姓呂，卓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大怒曰：非司徒之良言，則布亦被老賊之害矣。允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萬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史官下筆，罵名萬代。布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又不成，反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為誓。允跪謝曰：漢天下四百餘年，皆出將軍之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軍宏懷之，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然領諾而起。允即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語者，着往郤鳩處，曰：有天子密詔，命汝入朝。布曰：何人敢去？允曰：何人敢去？布曰：善請布共議。布曰：昔日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說呂布殺丁建陽而授董卓，今卓不仁不義，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汝可傳天子詔，往郤鳩。宣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汝意若何？肅曰：吾亦要除老賊久矣，恨無派牙。今天賜也。遂折箭為誓。允曰：汝若能幹此事，豈愁顯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郤鳩。人報天子有詔。卓曰：教喚入來。李肅入，再拜訖。卓曰：天子有甚詔制？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于未央殿，待將天子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事，飛馬而來，拜賀王上。卓曰：王允何如？肅曰：王司徒已差修築受禪臺，士孫瑞已草詔，只等王到來。卓大笑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得此佳兆，時節不可錯失。便命大排車馬回京。肅曰：

此

卷

第

回



呂布切  
一。戰。淺。

布從車後厲聲出口有詔討賊一戰直透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布  
右手提戟左手懷內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將吏  
內外皆呼萬萬歲拜伏在地卓此時年五十四歲漢獻帝初平三年  
歲在壬申四月二十二日史官有詩歎曰

董卓遷都漢帝憂生霧滾滾喪荒丘大啣骸骨筋猶動烏喙骷髏  
血尚流郤鳩追魂憑李肅宮門取命有溫侯奸雄已死戈矛下直  
到于今罵未休

董卓欺君自古無豈知天地有榮枯官門拋透方天戟萬姓歌懽  
滿道途

霸業成時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天意無私曲郤鳩方成  
已滅人

邵康節先生有詩曰

董卓無端擅漢權焚香宮闕廢陵原兩朝帝王遭磨滅四  
盡倒懸力斬亂臣憑呂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報上  
有無窮不老天

論曰董卓初以虜闕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昭藉舜倫毀裂  
服夫以剝腸斷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  
疑陵奪尚有竊盜之道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崙之火自茲  
而焚版蕩之篇于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也甚  
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剝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燼  
埃無禮雖及餘稜遂廣矢廷王路兵纏魏象區脈傾回人神波瀾  
呂布曰助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而出朝門外  
發喊報道李儒家奴已自縛縛獻來王允曰卓賊家屬盡在郤鳩謹

呂布無  
非爲一  
經緯

董卓  
有餘辜

去誅殺呂布曰。某願往。允教皇甫嵩李肅一同呂布前去分揀。布領兵五萬人。飛奔鄒鳩來。當初董卓有四員心腹猛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三千飛熊軍守鄒鳩。按月肉。大請大受。當時聽知董卓已死。呂布領大軍來。四箇慌奔鄒鳩。領軍殺上涼州去了。呂布到鄒鳩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皇甫嵩云。內有八百良家子女。盡作一處。其餘但是董卓親屬。不分老幼。盡皆誅斬。卓母九十有餘。慌出告曰。乞饒我一命。言尤未絕。頭已落地。宗族被誅者。男女一千五百餘人。收得馬內所藏黃金。二三十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繡綺羅。珠翠玩好。堆積如山。倉中米糧。八百萬石。允令一半納官。一半犒賞軍士。殺董卓之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號令卓屍于通道。卓極肥胖。看屍軍士以火置臍中。以為燈光。光明照達旦。膏流滿地。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于碎爛。將李儒綁在街市。令百姓過之。爭啖其肉。城內城外。若老若幼。無不歡忻。歌舞于道。男女貧者。盡賣衣裝。置酒肉相慶曰。我等今番得臥皆可沾牀席也。卓弟旻。兄子黃。皆懸四足于城市。但是卓門下阿附者。皆下獄死。王允會大臣作太平宴于都堂。忽人報曰。有一人身伏卓屍而哭。允大怒曰。長安士庶皆相慶賀。是何人敢如此也。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推至筵前。滿座公卿無不驚駭。畢竟是誰。

### 李催郭汜寇長安

武士擁至。衆視之。乃侍中蔡邕也。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亾漢室。汝爲漢臣。世受重恩。不思竭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邕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邕豈肯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謬出于口。身雖不忠。願隸首。刑足續成漢史。蒲座公卿皆借邕之才。益力救之。太傅馬日磾密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母

各見其  
是畢竟  
也

乃失人之望乎。王允曰：昔漢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終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于聖德，使吾等蒙其訕議。曰：禪無言而退，謂眾官曰：王公所為，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允遂將邕下獄，中縊死。當時士大夫聞邕死，識與不識，盡皆流涕。邕哭卓屍，故曰：不是允亦殺之，非罪。雖然士大夫亦當擇王而事焉。靜軒有詩歎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當時諸葛隆中臥，安肯輕身事亂臣。

心不  
能處  
也

且說李催郭汜張濟樊稠共逃居陝西，使人往長安上表告赦王允曰：卓之過惡皆是四人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獨不赦此。一校軍馬人回報催催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軍中謀士賈羽曰：諸君若棄軍，則一亭長能縛君耳。不若起陝西軍士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催等曰：然遂流言于西涼州曰：王允皆欲洗滂此方之人，人皆信從。不及半月，聚眾十萬軍，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途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兵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讐。李催先使牛輔為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州兵來，請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討賊。呂布令提兵前進，正與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了一陣。當夜二更，牛輔來劫李肅寨，肅軍亂竄，肅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呂布大怒曰：汝敢喪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肅已死。三軍畏呂布法度，皆有變心。布自負剛特勇，鞭撻士卒，軍心已離。次日呂布進兵，牛輔來迎，量輔如何敢與呂布對敵。牛輔遂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輔曰：我素知呂布

實見惡

軍

驍勇。必不能敵。不如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了敗軍。自去胡赤兒。見應允。是夜輔與赤兒隨行三人。各帶金珠。棄營而走。將渡一河。赤兒見欲謀金珠。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問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等盡誅之。領軍前進。正迎李催軍。馬兩陣圓處。呂布觀李催等如無物。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催部下將士。如何可當。催軍大亂。退走五十餘里。守住山口。請郭汜張濟樊稠商議。催曰。呂布勇猛。雖不可當。智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所殺郭汜。可領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放彭越。撓楚之法。鳴金進兵。搥鼓收兵。呂布兩下不相顧。張濟樊稠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呂布首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眾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催引兵搥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走去。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陣。後郭汜軍殺來。布急回。敵聲大震。汜軍已退。鏜聲響處。布軍未收。催又來戰。未及對敵。背後郭汜軍又殺來。及至呂布回。搥鼓軍去了。或是半夜。或早或晚。郭汜又背後撓亂。前面李催不時搥戰。呂布欲戰不得。長安城中。飛報呂布張濟樊稠兩路軍殺來。城下無人可敵。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催郭汜殺來。布軍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失勢。比及到長安城下。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曉夜攻打。呂布但引軍衝出一聲喊。起都往李催軍中投拜。布心甚憂。及十日。董卓下部曲李蒙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池。四路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當攔不住。引數百騎往青鎖門外。布呼王允曰。賊來勢急。切難抵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者。吾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朝廷幼主待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布勸王允。允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燭竟天。呂布棄却家小。引百餘騎。飛

遇此時  
勇  
亦無可  
用其力

大節不  
非王  
凡不能

此平三國志

王允欲  
賜死不  
為苟免  
臣也

走出關投奔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放火殺入淫人妻女。無所不為。太常卿种拂引家奴數人與賊死戰被亂箭射死于南宮。校尉大僕魯膺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死于亂。賊兵圍遼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董卓蓋與軍士同呼萬歲。獻帝倚樓而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也。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卓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讐。非敢造反。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在帝側聞知。奏曰。臣本為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廢國家。臣請下見二賊。以舒國難。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眺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拔劍近前叱之曰。董卓師有何罪惡。你設謀殺之。允曰。董卓之過。彌天巨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豈得無罪乎。郭汜大怒曰。太師有罪。我等有何遷德。不原赦也。

起把王允殺于樓下。史官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籌。奸臣董卓休。心懷安國恨。眉鎖廟堂憂。英氣遠存。忠思心貫斗牛。至今魂與魄。猶遶鳳凰樓。

後賢有詩。歎王允說貂蟬謀誅董卓。

養育人才扶致治。食人衣祿報人恩。漢朝累世晉纓輩。不及貂蟬一婦人。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敵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憂者。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沮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于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太常。言觀殄瘁。曷其云亡。子師國難。晦心屈節。功全元醜。身除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

王允被害。宗族數十人斬于市。城中老幼。但知者無不下淚焉。李傕郭汜尋思道。這裡不殺天子。更待何時。二賊仗劍殺入內來。漢天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王為知己者死。蔡邕哭卓。未為不是。弟卓非可知。已人而為。魏成。知已死哀哉。

王司徒身為社稷計。生除國賊。死舒國難。忠義激烈。可謂生為漢臣。死為漢鬼者矣。

李傕郭汜殺樊稠 第十四回

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眾諸侯不服。且留為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手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屬我。李郭曰。披兵不動。縱容軍士在城中嚇掠。帝在樓上。與李郭曰。

王允既已伏誅。軍馬何故不退。李郭曰。雖已報讐。未蒙恩赦。故軍不退。帝又問李郭。李郭曰。臣等力扶漢朝。未蒙賜爵。帝曰。任卿所欲。寡人封之。李郭寫職銜入朝。勸要如此官品。帝即從之。李傕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郭汜為後將軍。假節鉞。任其行事也。

同秉朝政。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為校尉。然後謝恩了。方始領兵出城。禁住劫掠。李郭等。追尋董卓屍首。但獲得些小皮骨。用香木雕成董卓形體。大設祭祀。修陳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槨。富盛不可盡言。選良辰吉日。遷葬鄠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卓墓。

提出棺外。皮肉皆粉碎。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葬皆廢。豈無天地神明乎。李傕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史官有詩曰。

挂讎誅夷卓又停。諸侯還以卓為君。九州鼎沸言誅卓。卓死何曾

七

官罷兵。

二賊分付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不順者皆斬之。獻帝此時度日如年。朝廷官員。並由李郭陞降。當年李郭宣朱雋入朝。封為大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軍馬鎗刀如雪霜。旗幡飛錦繡。兵約有十餘萬。飛奔長安而來。李郭探知。乃西涼太守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姓馬名騰。字壽成。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來誅李郭。密使人暗地入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其謀李郭。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韓遂為鎮西將軍。勅併力討賊。却說李催郭汜張濟樊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詡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彼兵不過百日糧食。盡絕。自然遁去。却引兵自後追之。二將可擒矣。李郭王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于陛下。

賈詡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願獻六陽魁首。

汝若戰勝而回。吾却輸首級與汝。各納下軍令狀。詡曰。長安西門二百里。蓋屋。

蓋音周屋音質山名今西安府蓋屋縣山險路峻。可以屯軍。張樊兩將軍。堅守之。李蒙王方引兵於此隘口迎敵。長安城中。換軍馬錢糧。應付李郭大喜。點起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

百八十里。扎住大寨。西涼州兵到兩個引軍。迎至西涼軍馬。攔路攔

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李蒙王方在門旗下。大罵馬騰曰。反國

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一將軍陣中飛去。這箇少年將軍。面如琢玉

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年

方一十七歲。手執長鎗。坐騎駿馬。跑出陣前。王方明欺馬超年幼。躍

馬橫鎗。逕來迎敵。兩般兵器舉處。戰不到數合。馬超一鎗刺王方于

馬下。便勒馬回陣。李蒙見刺死王方。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已

此評三回卷之五

知道故意。俄延蒙舉。鎗擲人來。馬超一頭閃在側邊。李蒙擄箇空。奔入來。兩鞍相並。早拔了過去。初李蒙見王方被擄死。蒙見超回。隨後趕來。馬騰大叫。有人暗算吾兒。聲猶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馬上。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韓遂殺散軍士。將李蒙斬首。此是馬超第一場廝殺。史官有詩曰。

威鎮西京立大功。渭橋大戰最英雄。鎗擄王方死。手到之騰喪李蒙。

西涼州得勝。雄兵直逼隘口。下寨李催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從他兩戰。並然不出。果然西涼州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告變。言馬宇等外連馬騰韓遂。欲謀內應。外合。李催郭汜大怒。盡收馬宇。劉範。种邵三家。老小良賤盡斬于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馬韓寨前。號令馬騰韓遂。計差糧盡軍慌。內應已泄。不知是

一面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一軍趕馬騰樊稠一軍趕韓遂。分兵起。身。前兵已遠。後軍不曾提防。張濟力生兵趕來。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張濟不敢去。追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趕上。相近陳倉。陳倉今實縣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故鄉之人何如此無情。樊稠也勒住馬。而答曰。上命不可違也。韓遂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吾此來為國家。吾與汝同州之人。今雖小失。後日大會。萬一有不如意時。還可相見乎。樊稠回心。拍馬向前。與韓遂答話而別。樊稠收兵回寨。馬騰聽

遂復回涼州去了。李催兄之子李別。恨樊稠見和韓遂耳語回報。其叔曰。樊稠追韓遂。到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擄立馬。遂與其語。不知說甚。但見喜愛甚密。李催大怒。便欲與兵討擄。賈詡曰。目今人心未寧。頻動刀兵。深為不便。但設一宴。請張濟樊稠。言功。只消就席間

而斬之。李催深喜，便遣人請張濟。濟與二將忻然赴宴，飲酒將半，  
李催曰：韓遂近有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就此擒之？稠大驚失色，  
曰：未及言，刀斧手擁出斬頭于案下。張濟俯伏于地，李催扶起而言，  
曰：樊稠欲圖害吾，故先下手。汝乃心腹之人，何驚懼哉！就將樊稠屍  
骸與張濟管領，盡權而別。後人有詩曰：

龍爭虎鬪甚時休，朝若賓朋暮寇讎。互相吞何日了，天教李催殺樊稠。

張濟回弘農去了。李催用賈詡為尚書僕射，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  
也。後為魏臣。李催郭汜自戰敗，西涼州兵諸侯莫敢與兵。賈詡曰：  
李郭使行仁義，結納天下賢士，李郭順從之，自是朝廷微有生意。  
帝方始稍安。青州黃巾又起，聚眾百萬，頭目不爭，將兗州收買，  
亂如燎原，良民太僕朱儁保舉一人，可破賊。李催郭汜問于儁，  
儁曰：非當世英雄，莫能據也。今黃巾亂，誰可與也？儁言：  
教天下人，不屬炎漢，此人是誰。

曹操與兵報父讐

朱儁曰：要破山東群賊，必須得曹孟德方可。李催曰：今在何處？儁曰：  
自揚州募兵，濮陽破賊，攻于毒于武陽。于毒人名時，號為黑山賊。擊匈奴于內黃，  
皆獲全勝。見引兵于東郡，權州事。差人就命曹孟德方可領兗州牧。  
破山東群寇，可剋日而定也。李催大喜，星夜差人賞賞賜命東郡太  
守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與兵  
擊賊于壽陽。鮑信殺入重地，被賊所害，屍首不知何處。操追趕賊兵，  
直到濟北，降者萬數。操因得賊作前驅，馬到處無不賓服，不過百餘  
日，操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萬餘口，收到精銳者號為青州  
兵。其餘百姓盡皆屯田。曹操自此威權日重，四方之士歸順者多。此

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曹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

是初平二年冬十二月捷書報到長安李傕加曹操為鎮東將軍  
馳表稱謝操在兖州招賢納士有叔侄二人來投操乃潁州潁陰人  
也其叔濟南荀昆之子姓荀名彧字文若人稱王佐之才時年三十  
九歲舊從袁紹見紹非成大事之人因此投曹操曹操一見遂與談  
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曹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以為行軍司馬  
其侄乃漢末海內名士何進拜黃門侍郎見董卓專權棄官歸鄉後  
與叔事曹操姓荀名攸字公達操以為行軍教授曹操得此二人朝  
暮議論不倦荀彧勸操納士招賢卑禮厚幣四方求之彧曰某聞  
岱有一賢士勝某十倍岱今不知何在此人乃東郡東阿人也  
身長八尺三十美鬚眉清目秀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  
矣遂遣人于鄉中尋問果得消息于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  
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乃孤陋寡聞之士何錯薦于明公公之鄉

中有一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乎彧問是誰昱曰潁川陽武人  
姓郭名嘉字奉孝彧乃猛省曰吾失算計也遂啟操徵聘郭嘉到兖  
州共論天下之事操言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亦對人曰此真  
吾主也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也智謀兼全文武足備  
十三歲與母報讐手殺讐人投拜墓前二十餘歲在揚州席間砍殺  
剛強鄭寶名聞淮海姓劉名曄字子陽操一見大喜曄薦出二人一  
箇是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一箇是武城人也姓呂名虔  
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以為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其薦  
一人乃陳留平丘人也舊依劉表見表不明隱于魯陽姓毛名玝字  
孝先曹操以為從事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  
也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閑武藝出眾命為都軍司馬  
操每日稱于禁之能夏侯惇引一大將來參見禮畢操與諸官皆大

應舉薦  
肅龍  
展鳥毛

取捨英  
願大好  
諒也

惡來乃  
河之黨  
心露  
言

驚其人形貌魁梧。身材雄偉。操問之。停曰。此人乃陳留人也。姓典名  
 韋。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十數人。而逃竄于山中。停出射獵。  
 見一大僕。逐虎過澗。即典韋也。收留軍中久矣。今見主公。誇逞將才。  
 某故獻上。操曰。吾觀此人。一表非俗。必有智力。停曰。幼年與友人劉  
 氏報讐。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關市。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今所使軍  
 器。兩枝鐵戟。重八十斤。臂上挾之。飛馬刺人。如同無物。操不信。停令  
 韋使之。挾戟驟馬。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豈肯沉溺乎。帳下  
 一面大旗。上下使絨繩牽之。中有大漢挾執旗桿。時值大風。旗竿欲  
 倒。典韋向前喝退眾軍。一手執定旗竿。立于風中。操曰。此古之惡來  
 也。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是曹操  
 勢大威鎮。山東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其圖進取。謀士有荀  
 彧。荀攸。程昱。郭嘉。文武兼全。有劉曄。毛濟。清覽。呂虔。樂進。李典。  
 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于禁。典韋。多有部下之人。不及一一書名。在  
 青州精兵三十萬。管領一應錢糧。舊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任

名峻。字伯達。曹操既領大軍。屯兗州管寨。所掌盡皆完備。乃遣秦

山太守應劭往鄆郡。鄆郡今益都路沂州本漢鄆郡國取父曹嵩

書。自陳留避難。隱居于此郡。與弟曹德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

百餘人。車乘百餘輛。驢騾馬匹極多。逕望兗州而來。道經過徐州界

太守陶謙。字公祖。丹陽人也。平生溫厚純篤。人皆敬之。謙知曹操熟

大意。欲結織。正無其由。聽知曹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父

事之。大設筵會。住了兩日。謙差都尉張闔將部兵五百。護送曹嵩者

小前去。闔隨車仗。謙送出郭。自回嵩前行。到華費間。華費古縣名。時

夏末秋初。大雨驟至。望華費間投一古寺宿歇。寺僧三五人。邀于方

丈安頓宅眷。張闔軍馬屯于兩廊。雨濕衣裳。軍士皆怨。張闔喚手下

即是殺  
一奢之家

此段因  
未可補  
病與

頭曰于靜處商議曰我本是黃巾餘黨如今依傍陶謙處無採取  
物你們見押着車乘欲得富貴不難今夜三更只推賊到來把曹嵩  
一家殺了取了許多錢物同往山中落草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  
曹嵩在方丈中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擗死于法  
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過牆走妾肥胖不能出嵩與妾躲于  
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劭引數十人去投袁紹張闔殺盡曹嵩全家取  
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  
士飛報操操聽知全家被殺遂哭倒于地靜軒先生有詩斷之曰  
曹操奸雄世所誇曾將呂氏殺全家如今闔戶逢人殺天理循環  
報不差

夏侯惇等救起曰此是陶謙縱令軍士如此可令人到緊曹操切齒  
曰殺父之讐極天際地如何不報五起大軍盡逐徐州之賊  
水不歸吾之願也留荀彧程昱領軍馬三萬人守鄆城范縣東門

縣鄆城今濮州治范縣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東門今兗州府東阿縣是也其餘諸邑致夏侯惇于某

典韋爲先鋒操令但得城池盡皆殺戮以雪父讐時陳宮爲東郡從  
事與陶謙最好知曹操起兵報讐欲盡殺百姓慌忙是夜前來見曹  
操操想舊日之恩請入帳中亦不賜坐宮曰今聞明公盡起大兵下  
徐州報尊父之讐所到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  
子非剛強好利之輩中間必有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  
公有何讐殺之不祥望三思然後行之幸甚操大怒曰汝昔時棄我  
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汝與  
陶謙有舊何敢阻我軍心宮默然而去曰吾亦無面目爲漢之官也  
馳馬來殺陳留太守張邈遷待宮爲上賓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雞  
犬不聞山無樹木路絕人行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大軍馬來報父

言之

陶謙苦  
心只有  
天知

魯義  
如

讐仰天慟哭曰我獲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又聞操盡殺  
 徐州之民四下郡縣百姓以孤徐州之勢謙大罵張閻貪財遂害及  
 生靈急聚眾官商議曹豹出口既曹操兵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  
 使君以破之眾官皆曰豹言者是也國議不得已引兵出境來迎謙  
 望操軍到時前面如鋪霜湧雪起于白旗中間靈旛二首一書曹嵩  
 名爵一書曹德壽魂大展報讐雪恨二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  
 出陣身穿縞素甲環花銀鏡含淚揚鞭大罵無端賊徒敢傷吾父陶  
 謙亦出馬千門旗下馬上欠身與操施禮曰謙木結奸明公故托張  
 閻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幸望明公憐察  
 其情而怒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事  
 不兩立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  
 馬前來迎敵一馬相交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折木拔樹軍勢  
 陶謙將軍入城謙與眾計議曰吾觀曹操勢大難敵吾命該橫亾不  
 可逃矣當自縛前往操營任其剖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  
 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將軍兵眾雖廣未  
 必便入城墻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愿施小策教曹操死  
 無葬身之地眾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在畢危斯人是誰  
 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  
 尾九年事實

總評

曹嵩一家被殺明是呂伯奢假手之報曹瞞不識因果反曰陶謙  
 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夫非其所殺為操者尚欲摘  
 膽剜心則是其所殺為奢者益當摘操膽剜操心也以此為

案操必心膽先痛矣

劉玄德北海解圍

操必心膽先痛矣

之無傷

及通師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胸縣人。居淮安。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  
富豪。莊戶僮僕等萬餘人。糜竺嘗往洛陽買賣回歸。竺坐于車。路傍  
見一婦人。甚有顏色。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婦人再  
拜。請竺同載。竺上車。目不邪視。並無調戲之意。行及數里。婦人辭去。  
臨別對竺曰。我天使也。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見待。以禮。故私告  
耳。竺曰。娘子何仰也。婦曰。吾乃南方火德星君耳。竺拜而祈之。婦曰。  
此天命。不敢不燒。君可速往。搬出財物。吾當夜來。竺飛奔到家。搬出  
財物。日中樹下。果然火起。盡燒其屋。竺因此濟貧。拔苦救難。扶危後  
陶謙請為別駕。從事。謙問解救之策。竺曰。某當親往北海郡。投托孔  
融。今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二路軍馬。前來火

操必退兵矣。謙大喜。遂寫告急書二封。並量青州。教誰人可去。  
出曰。某願往。衆視之。乃是廣陵謀士。姓陳名登。字元龍。謙喜。先送陳  
元龍青州去了。然後命糜竺行。謙率衆守城。以備攻擊。操亦未敢輕  
逼于城下。且去四下築城。以孤徐州之勢。却說北海孔融。字文舉。嘗  
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人皆敬  
仰。年十歲時。去謁河南尹李膺。膺乃漢代人物。等閑不能勾相見。除  
非是當世大賢通家子孫。方能勾到堂上。時融到門。告門吏曰。我李  
相通家子孫。及至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也。融曰。先君孔子  
與君先尊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膺大奇  
之。少頃。大中大夫陳煒。後至。膺指融曰。此異童子也。煒曰。小時聰明。  
大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也。煒等皆笑曰。此  
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無書不覽。海內稱為冠冕。後

得此好

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愿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當日正與客論曹操起兵報讐。待人稟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了。動問云。故人此行必有事焉。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上項事說了。融曰。吾與陶恭祖。最是厚交。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一件。曹孟德亦與我無讐。甚厚先遣人送一封書解和。如其不准。隨即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威。必不以義為重。融教一面點軍。一面差人送書言未畢。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群寇約十餘萬。飛奔前來。孔融大驚。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相迎。管亥出馬曰。吾知汝本州糧廣。可借一萬石來。便退軍去。不後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之曰。吾乃大漢臣僚。守大漢城池。豈有糧米應付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背後一匹馬出迎。乃北海驍將宗寶挺鎗而迎。兩軍相戰。不到數合。宗寶

有糧米應付與賊耶

亥一刀砍于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見折了一員大將。心中鬱悶。糜竺三處愁更不可言。此時孔融登城。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首將趕到壕邊。那員將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融急命開門。令

見折了一員大將

接引到城門內。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視其人。身長七尺五寸。美髯。猿臂。善射。射不虛發。問其姓名。對曰。老母重蒙恩顧。某昨夜自遼東回家。省親。聞金鼓之聲。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未嘗識你。他今有難。你何不報之。某故單馬而來。報府君養母之恩。吾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孔融大喜。原來孔融知太史慈是個英雄。他母離城二十里。都昌住。融常使人送米麥匹帛去。因此母教慈來。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

今之孔

可輕出

圍城如何得退。愿借精兵一千人出城殺賊。融曰：汝雖英雄，賊衆不可輕出。慈再三請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此圍慈亦無顏見老母矣。愿決一死敵。融曰：此去不遠，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得他來，內外夾攻，此圍自解。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書付慈收了。掇甲上馬，腰帶兩弓，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

騎飛出

近壕，賊將數百騎來戰，被慈搦三十人下馬，餘皆退走。慈縱開群賊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度料是求救，令數百騎趕來，

面圍定

慈倚鎗拈弓搭箭，八面皆射之，射死數百人。應弦落馬，賊皆

退回。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縣來。到縣見劉玄德，施禮罷，盡言北

北海受圍

之事，令慈來求救。呈上書信。玄德看畢，問慈曰：汝何人也？慈曰：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

相好

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處告救，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危急，故北海令區區延頸待仰。慈

言曰

刀突圍，從萬死之中，來自託于君。惟君察之。玄德聞言，大驚，欲

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喚雲長、張飛，點精兵三千，往北

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引勇壯之士前來迎敵。兩邊分布

管亥見玄德兵少，心中不懼，親自披掛，持刀立馬于陣前。玄德關張

太史慈出

玄德罵曰：無端逆寇，不思去邪，從正更待何時？管亥忿怒，

一直出

太史慈却待向前，一匹馬，早先飛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

左氏傳

武使青龍偃月刀，雲長逕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正如

燕雀之物

而慕冲天之栖。大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勢不可為也。量

管亥怎敵

雲長數十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于馬下。太史慈、張飛

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軍，諒鼓掩殺。城上孔融望見

太史慈引關張趕殺賊到城邊，如猛虎入大羊之群，縱橫不可當也。

關張趕殺賊到城邊，如猛虎入大羊之群，縱橫不可當也。

北海  
不教而

孔融驅兵各門突出大破群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敘禮畢大設筵宴孔融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圍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吾知陶恭祖乃實仁人君子今乃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玄德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不仁殘害百姓倚強欺弱逼勒陶使君至急聖人云見義不為勇也公何不同孔融去救徐州之難心下若何玄德曰劉備非是推辭爭奈兵微將寡不敢輕動孔融曰吾與陶恭祖有一面之舊自傾城郭之錢糧去救此難玄德公乃當世之豪傑何無仗義之心則玄德曰劉備願往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再請三五千入馬全信隨後便去融曰玄德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為何等入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至也孔融曰

玄德注  
入矣

有書來呼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贈慈不肯受歸見老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北地來見公孫瓚禮畢瓚曰賢弟何來玄德說救徐州事瓚曰曹操與汝無冤何故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去以善言解之瓚曰操倚恃豪強安肯聽汝善言耶玄德曰備已許諾于人豈敢失信瓚曰借與汝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為前部子龍引二千軍隨後迤邐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呼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覆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怯曹操遠遠依山傍岩結下營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操足智多謀

急人之  
急非大  
天祥不

行軍或進或退未敢進戰且觀其動靜然後行之玄德曰但恐賊  
無糧難以持久備令雲長子龍領四千軍在融部下相助備與張  
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為犄角之  
勢首尾連接左孔融兵右田楷兵中雲長子龍領四千兵兩邊救應  
是日玄德張飛披掛上馬殺入曹營寨邊背後一千人馬跟着曹操  
二十餘萬大軍不下一處寨子當日張飛在前挺丈八蛇矛飛馬而  
來伏路軍兵望影而逃正行之間寨內一棒鼓聲響處馬軍步軍如  
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勒馬大喝何處匹夫却那裡去泰  
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  
相交眾呐喊玄德勒馬觀看勝負如何

呂溫侯漢陽大戰

于禁與張飛戰到數合玄德變臉變腹變心變兵士大進于禁敗走張飛

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  
謙急令健將開門迎玄德一軍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

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非俗語言如鍾心中大喜急令糜

竺取徐州牌印讓玄德玄德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帝王懼

弱姦臣弄權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六旬之上無德無

能朝夕不保公名聞海宇世之豪傑可領徐州謙自寫表文中奏聖

公弗得推阻玄德俯伏于地而言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今

受平原相亦不稱職今特為大義暫來相助何出此言莫非疑劉備

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祐謙曰此實情也再三讓牌印與

玄德玄德那裏肯受玄德曰今曹兵已至此無人解分備作一書令

人送去操若不從廝殺未遲傳檄三寨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

操却說曹操在軍中與諸將商議取徐州一策人報徐州有戰書到

謙以  
徐州讓  
玄德為  
非稷計  
非為身  
家謀可  
請忠子  
興

操笑折簡而觀之。劉備書也。其書曰。

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各天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皆因張  
闓之不仁也。陶恭祖乃誠實君子。聞知則肝膽皆裂。萬望明公俯  
察衷情。回百萬之雄兵。掃天下之大患。匡扶帝主。拯救黎民。乃社  
稷生靈之幸甚也。愿明公垂察焉。

郭嘉有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等之人。敢以書來勸我。中間有譏諷之意。可  
斬來使。而便攻城。謀士郭嘉曰。主公息怒。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  
也。主公亦以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可破也。操回。填作  
喜曰。悞怪劉玄德。不早來與我相見。既以書到。答我。裁答。留來使于  
營中相待。正欲商議。回書。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之。報曰。呂布自出  
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  
共破張燕于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備乎。下將士。紹欲殺之。而引

其去。投張揚。揚納之。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其

惟郭嘉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揚。教殺呂布。呂布棄張揚。去投張

邈。先是張邈弟張超。引陳宮去見張邈。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

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無劍顧盼。亦足以為人傑。而反受

制于人。不亦鄙乎。今曹軍征東。其處空虛。而呂布乃當世英雄。無比

之士。若權迎之。共取兖州。觀天下形勢。隨時變通。霸業可圖矣。張邈

大喜。迎呂布。今布已投之。以為天使機會。令呂布潛往兖州。救以據

濮陽。濮陽東郡濮陽縣古止有堽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

謀定計。死守得住。其餘皆休矣。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操曰。

兖州有失。使吾無家之可歸也。郭嘉曰。主公正好賣箇人情。與劉備

善。退軍去。復兖州。免致天下恥笑。操然之。即時答書與劉備。書曰。

操累世名家。父遭荼毒。安得不報。故勒兵問罪于陶謙。欲圖族滅。

郭生會  
操使人

大宛

以雪大宛。玄德帝室之胄，才德兼全，特遣書來慰我天下之重。即日班師回守，畧此以聞。別圖後會。

諫者是辭者也

曹操援寨皆起，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謙，呈上書劄，言曹操兵邊謙大喜，差人分投請孔融、田楷、雲長等軍赴城大會。眾官軍屯城外，將入赴席。謙命請玄德于高座，玄德再三辭讓，酒至數巡，謙曰：「老夫年邁精力衰乏，二子不肖，不堪國家重任。劉玄德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乞開養病。」玄德曰：「孔文舉令備來救援徐州，以義之故，今却據守人不知者，以為大不義也。」糜竺曰：「今漢室陵遲，海宇傾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當。」陳登進曰：「陶府君多病不能署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奢非治亂之主，今以徐州軍兵馬步十萬，上可以匡世濟民，下可以轄地守境，使君若不聽從，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豈憂國忘家者？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官，陶謙抱玄德而痛哭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關羽曰：「既君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強要他州郡，將牌印來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官。」玄德曰：「汝等陷我于不義也，吾身死矣。」言訖，掣劍自刎。趙雲奪了佩劍，謙曰：「如玄德不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官念我屯軍小沛，以保徐州，始終救援，未知台意若何。」眾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席散。趙雲辭去，玄德不忍相離，更留二日。陶謙賞勞軍已畢，孔融、田楷相別，各自引軍去了。玄德與子龍執手臨期，意猶不捨。子龍拜于地曰：「雲終不敢背公，願戀之德也。」洒淚上馬，引二千軍去。玄德與關、張共來小沛，修葺城垣，招諭居民，却說曹操引軍投交州來，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

玄德有大英雄

老張便忍手不

玄德會不捨子關

此評三國志

高順為輔。健將八人。已有濮陽等處。其鄧城東阿范縣三處未得。乃是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曹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之。不足慮也。嘉曰。主公亦不可欺敵。遂安營下寨。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名副將薛蘭李封曰。吾若用汝二人久矣。汝可領兵一萬。守兖州。吾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知急。入見曰。將軍棄兖州。將欲何往。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非也。薛蘭必守兖州。不住此去。止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操聞失兖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昔韓信欲破趙兵。渡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今聞韓信乘勢遠闖。其鋒不可當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量其勢糧食必在其後。愿假臣奇兵三萬。從其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而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餘曰。吾掌義兵二十萬。並不用詐謀奇計。不聽李左車之言。韓信聞視。知之大喜。乃取遂下。未至井陘口。止今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歆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見皆大笑。平旦韓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人戰良久。于是韓信張耳半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韓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餘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攻。大破之。遂斬陳餘。收敗兵二十餘萬。而擒趙王歇。今日正用此斷糧之計。將軍察焉。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兖州之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若此處有伏兵。如之奈何。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兖州。而

狡道藏  
 之漢藏  
 正正神  
 用鬼度  
 疑

此高陳  
 疑

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交州。吾等進兵濮陽。速攻呂布。人報曹兵至近。陳宮說呂布。今曹兵速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急難退也。布曰。吾自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也。待其下住寨柵。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于野。操立馬于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左有陳宮。右有高順。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為頭。面如紫玉。目若朗星。年二十歲。官授騎都尉。鴈門馬邑人也。姓張名遼。字文遠。勒馬居于上首。第二箇性如烈火。體若奔狼。官授騎都尉。泰山華陰人也。姓臧名霸。字宣高。腰懸雙簡。躍馬橫鎗。兩將齊出。各引三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振。操見呂布。貌若天神。馬如獅子。左右戰將。威風凜凜。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讐。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何人。去擒曹賊。

曹操

言未畢。臧霸出馬。勒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

突起兵

陳宮料

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衝出陣來。夏侯惇對陣前。斷殺勝負未分。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却說曹操輸了一陣。與謀士郭嘉等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軍一半劫之。若得寨。布軍必懼。兩下夾攻。此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箇緊要。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箇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不備。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守西寨。却說曹操見西寨。果然兵少。四面突入。奪了寨柵。寨中兵四散奔走。四更已後。高順却好引軍到。

此評三國志

卷之六十一

殺入西寨。曹操見敗軍復來，自引人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飛馬來到，西寨干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操見四面八方圍裹將來，眾將皆在後面死戰。操當先衝陣，擲子響處，箭如雨射將來。曹操急回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踴出，陳留已吾人也，姓典名韋。馬上挺雙鐵戟，重八十斤，大叫王公勿慮，下馬揮住雙戟，取短戟十數枝在手，挾住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之典韋步行，低頭冒箭而去。布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從人大叫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呼之從人曰：賊至矣。典韋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傷。遂殺數十餘人，眾皆奔走。

典韋復回飛身上馬，挾二鐵戟衝殺入去，郝萌侯宋四將不能擋，各自逃去。典韋殺散軍，救出曹操，後入有詩讚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濮陽城外建功勳。典韋救主傳天下，勇猛當為第一人。

典韋救了曹操，眾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赤兔馬提方天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口內煙生，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總評

玄德不受徐州，是大英雄手段。若遽受徐州，何能終有蜀乎。圖大者不貪小英雄舉事，徃徃如此。

### 陶恭祖三讓徐州 第十二回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操視之，乃夏侯惇引生力軍來救。

曹操

典韋

呂布

曹操

呂布

出張遼西巷內轉出城鬪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傷轉出都明曹性  
 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殺出去高  
 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離了吊橋回頭不見曹操在後翻身殺入  
 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韋左衝右突殺將入來又不  
 見再殺出城壕邊撞着樂進進曰主公何在韋曰往復兩遭尋覓不  
 見進曰同殺入去救王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  
 典韋衝煙突火又殺入去似此三遭世之罕有却說曹操見典韋  
 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  
 挺戰躍馬追殺曹兵操縱馬加鞭過去呂布從後拍馬趕來  
 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拍曰前面騎黃馬者身  
 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  
 大呼曰南門已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投條血路到東門  
 上推下柴草遍地紅單典韋戰鬪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却好  
 門道透城門上崩下一條梁來正打曹操戰馬後蹄馬倒處曹操  
 手托梁倒放火中手執梁鬚髮盡都燒殺典韋到壕邊正逢  
 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而出淵即抱操于馬上典韋殺條大  
 路而走曹兵呂兵在城外接住混戰直殺到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  
 皆拜于地上與操稱賀操仰面笑曰悞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  
 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布必來攻  
 伏兵于馬陵山中候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于是令軍中  
 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曹操火燒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呂  
 隨即點起軍兵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大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值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糧盡。引軍圍鄆城。屯在權度。歲荒。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罷了。又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染病。看看病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操兵徐州而去者。蓋為呂布襲兗州之故也。今歲大荒。故暫罷兵。來春必又至矣。府君素欲讓位與劉玄德。雖已兩番。府君那時無恙。今病沉重。正可就此而與之。謙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量軍務。玄德引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直教請入臥房。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為別事。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玄德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受取印牌。老夫死。則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大子應。皆非任官之人。只可歸農。老夫死後。望玄德公教誨。切勿令家王事。玄德曰。劉備隻身。如何掌許多城池。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從事。以輔玄德公。急令請至。乃北海人也。姓孫名乾字公祐。謙又與糜竺曰。玄德公當世之人傑也。汝當善事之。玄德尚猶推托。陶謙以手推心而死。眾官舉哀畢。海擁玄德領徐州事。玄德固辭。徐州百姓哭拜于地曰。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死于賊人奸黨之手矣。因此玄德領徐州牧。糜竺孫乾輔之。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讓亡年六十三歲。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掛孝。大設祭儀于靈柩之前。作文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乘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聲及慮。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豹。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爵命以彰。既侯且依。啟土溧陽。遂陞上將。受號安東。將平國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喪。喪覆失時。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哀我斯人。將誰仰慕。追思靡及。嗚呼皇穹。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有詩讚曰。

二漢無  
惟玄德  
心誠

陶謙  
德操  
事至死  
不悔

殺入西寨。曹操見敗軍復來，自引人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飛馬來到西寨，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操見四面八方圍裹將來，眾將皆在後面死戰。操當先衝陣，擲子響處，箭如雨射將來。曹操急回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踴出，陳留己吾人也，姓典名韋，馬上挺雙鐵戟，重八十斤，大叫：王公勿慮，下馬，插住雙戟，取短戟十數枝在手，挾住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之典韋步行，低頭冒箭而去。布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從人大叫曰：十步矣，又曰：五步矣，乃呼之從人曰：賊至矣，典韋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立殺數十餘人，眾皆奔走。

典韋復回飛身上馬，挾二鐵戟衝殺入去，郝、曹、侯、宋四將不能擋，各自逃去。典韋殺散軍，救出曹操，後入有詩讚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濮陽城外建功勳。典韋救主傳天下，勇猛當為第一人。

典韋救了曹操，眾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赤兔馬，提方天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口內煙生，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總評

玄德不受徐州，是大英雄手段。若遽受徐州，何能終有蜀乎。圖大者不貪小英雄舉事，往往如此。

### 陶恭祖三讓徐州 第十二回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操視之，乃夏侯惇引生力軍來救。

陳官反  
間計亦

劉曄亦  
是高人

李典曹  
操各右

援截住呂布大戰黃昏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  
加為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官商議官曰濮陽城中富戶田  
氏家僮千百可令田氏密使人往曹操寨中下書言呂布殘暴不仁  
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當為內應  
操若來引誘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  
安能脫也呂布然其計密請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連夜不敢正視  
濮陽躊躇未定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  
虛萬望速來當為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  
天與吾得濮陽也重賞此人一面收拾起兵謀士劉曄進曰布雖無  
謀陳官多計只恐使田氏反間計耳操曰如此設疑必誤大事曄曰  
此亦不可不防三軍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曰此  
意與吾相合時興平元年歲在甲戌九月二十一日也軍至濮陽

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幡西門甬道有一義字白旗心中  
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  
使典章出馬挾雙戟直取侯成侯成如何抵敵得退回馬望城中走  
只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戰不過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走  
過陣來見操呈上密書今夜初更城上鳴鑼聲為號便可進兵當自  
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操自引夏侯淵李典樂  
進典章四將入城黃昏飽食了結束上馬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各  
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吾不自往誰肯前去遂當先領兵月光未上  
時約初更只聽得西門上吹螺鼓聲城中大喊西門上火把燎亂城  
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  
知是計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四門烈火降天而起典  
章使雙戟在曹操馬前聽得金鼓齊鳴聲喊如江翻海沸東巷內響

出張遼西巷內轉出城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傷轉出郝萌曹性  
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  
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離了吊橋回頭不見曹操在後鬪身殺入  
城外催收軍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韋左衝右突殺將入來又不  
見再殺出城壕邊撞着樂進進曰主公何在韋曰往復兩遭尋覓不  
見進曰同殺入去救王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  
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

挺戟躍馬追殺曹兵操縱馬加鞭過去呂布從後拍馬趕來  
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拍曰前面騎黃馬者  
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操轉馬頭却望東門而走  
大呼曰南門已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殺條血路到東門  
上推下柴草遍地紅單典韋戰鬚鬚髮盡都燒殺典韋到壕邊正逢  
門道透城門上崩下一條梁來正打曹操戰馬後蹄馬倒處曹操  
手托梁倒放火中手執梁臂鬚髮盡都燒殺典韋到壕邊正逢  
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而出淵即抱操于馬上典韋殺條大  
路而走曹兵呂兵在城外接住混戰直殺到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  
皆拜于地上與操稱賀操仰面笑曰悞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  
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布必來攻  
伏兵于馬陵山中候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于是令軍中發  
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曹操火燒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呂布  
隨即點起軍兵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大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典韋衝煙突火又殺入去似此三遭世之罕有却說曹操見典韋  
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  
挺戟躍馬追殺曹兵操縱馬加鞭過去呂布從後拍馬趕來  
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拍曰前面騎黃馬者  
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操操轉馬頭却望東門而走

大呼曰南門已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殺條血路到東門  
上推下柴草遍地紅單典韋戰鬚鬚髮盡都燒殺典韋到壕邊正逢  
門道透城門上崩下一條梁來正打曹操戰馬後蹄馬倒處曹操  
手托梁倒放火中手執梁臂鬚鬚髮盡都燒殺典韋到壕邊正逢  
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而出淵即抱操于馬上典韋殺條大  
路而走曹兵呂兵在城外接住混戰直殺到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  
皆拜于地上與操稱賀操仰面笑曰悞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  
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布必來攻  
伏兵于馬陵山中候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于是令軍中發  
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曹操火燒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呂布  
隨即點起軍兵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大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隨即點起軍兵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大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呂布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

陶謙  
事老  
夫病  
已危  
篤朝  
夕難  
保萬  
望玄  
德公  
可憐  
漢家  
城池  
為重  
受取  
印牌  
老夫  
死則  
瞑目  
矣玄  
德曰  
君有  
二子  
何不  
傳之  
謙曰  
長子  
商次  
子應  
皆非  
任官  
之人  
只可  
歸農  
老夫  
死後  
望玄  
德公  
教誨  
切勿  
令掌  
王事  
玄德  
曰劉  
備隻  
身如  
何掌  
許多  
城池  
謙曰  
某舉  
一人  
可為  
從事  
以輔  
玄德  
公急  
令請  
至乃  
北海  
人也  
姓孫  
名乾  
字公  
祐謙  
又與  
糜竺  
曰玄德  
公當  
世之  
人傑  
也汝  
當善  
事之  
玄德  
尚猶  
推托  
陶謙  
以手  
指  
心而死  
眾官  
舉哀  
畢捧  
擁玄  
德領  
於州  
事玄  
德固  
辭徐  
州百  
姓哭  
拜

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值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糧盡。引軍圍  
鄆城屯在。權度歲荒。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罷了。又  
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染病。看看病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將軍  
徐州而去者。蓋為呂布襲兗州之故也。今歲大荒。故暫罷兵。來春  
又至矣。府君素欲讓位與劉玄德。雖已兩番。府君那時無恙。今病  
重。正可就此而與之。謙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量軍務。玄德引  
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直教請入臥房。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為別  
事。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玄德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受取  
印牌。老夫死則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  
子應。皆非任官之人。只可歸農。老夫死後。望玄德公教誨。切勿令掌  
王事。玄德曰。劉備隻身。如何掌許多城池。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從事  
以輔玄德公。急令請至。乃北海人也。姓孫名乾。字公祐。謙又與糜竺  
曰。玄德公當世之人傑也。汝當善事之。玄德尚猶推托。陶謙以手  
指心而死。眾官舉哀畢。捧擁玄德領於州事。玄德固辭。徐州百姓哭拜  
于地曰。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死于賊人奸黨之手矣。因此玄德  
領徐州牧。糜竺孫乾輔之。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  
民。一面安排喪事。讓亡年六十三歲。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掛孝。大  
設祭儀于靈柩之前。作文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乘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  
舒及慮。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豹。賴侯以清。蠢蠢  
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爵命以彰。既侯且依。啟土溧陽。遂陟上  
將。受號安東。將平國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喪。喪覆失時。  
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哀我斯人。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  
呼皇穹。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有詩讚曰。

徐州太守陶恭祖聖世巍巍梁棟材。報國有心扶漢日。愛民秉政立堯階。知人克己勤三讓。盛德芳名播九垓。姦黨未除身已喪。忠良聞訖痛傷懷。

祭畢葬于黃河之原。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操在鄆城。知陶謙已死。憐玄德領徐州牧。心中大怒。冤讐不能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冤。卽傳號令。剋日起兵。玄德坐不煖席。禍又將來。如何解救。且聽下回分解。

### 曹操定陶破呂布

曹操起軍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而終濟大業。將軍本首事兗州。且河濟天下之要。也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置兵。則不足用。少置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棄徐州也。昔

徐州不得將軍當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更有劉備守之。念昔日父兄之德。必助劉備死戰。棄此而取徐州。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也。以安而換危也。愿將軍熟思之。操曰。今年軍士無糧。奈何。荀彧曰。不如東畧陳地。使軍就食。自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錢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大喜。十二月。留夏侯

惇曹仁守鄆州等處。自引兵先畧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邵。知曹兵到。引衆來迎。會于羊山。黃巾十萬。漫野而進。惟務狐群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任。令典韋出馬。臂挾雙戟。來往陣前。何儀令副元帥。出戰典韋。典韋戰不三合。一戟刺于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

入日黃巾黃邵。自引軍來。陣圓處。一將步行出戰。身長九尺五寸。手提鐵棒一條。名號截天

何晏馳  
解盧押  
慶兒

卽下馬亦畏  
兩下向陣前殺至兩箇時辰勝不分曹洪詐

敗而走何晏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楚砍中何晏再一刀中  
腿遂死沙場李典飛馬直入賊陣生擒黃邵過來掩殺賊衆奪其器  
械金帛糧食其降者甚多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  
則背後撞出一軍爲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容貌雄偉勇  
力絕倫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活挾馬下其餘盡皆下馬  
受縛盡驅入葛陂塢中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一聲喊起壯士  
擁出典韋問曰汝等非黃巾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  
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去韋大怒挺  
雙戟向前戰兩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壯士又出搦戰典  
韋又出從申直戰到黃昏各自馬乏少歇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

操大驚慌引眾將前來看虛實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容

若神威風抖擻不勝欣喜分付典韋許敗韋出戰到三十合敗走回

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急引軍退五里掘下陷坑暗伏鈎手

次日再令典韋百餘騎去搦戰壯士果出典韋畧戰數合便回馬走

壯士趕來至陷坑四下諸將逼至連人帶馬落于坑內鈎手縛來中

軍見曹操操慌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服命坐問其鄉貫

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遭天下大亂聚

宗族數千人以禦賊寇不時有寇犯境吾築堅壁以守之一日群賊

數萬至吾令衆人四面皆堆石子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賊乃退

去又一番賊至塢中無糧賊與和會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

至塢中牛皆奔走回還被吾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步賊大驚不  
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

觀此奇  
事許褚  
此世

可憐善  
依此

哥人

此平二國志

日。應引宗族數千來降。操拜許褚。即封為都尉。賞勞甚厚。後人有詩曰。

天下瓜分漢欲亡。四方豪傑盡磨揚。葛陂許褚投降後。自此何事。呂布強。

公城特

許褚既降。將何儀黃邵斬訖。汝頓悉平。曹操班師山東。此是與平。年夏四月也。曹仁教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兖州薛蘭李豐。軍士皆出勝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速攻兖州。一鼓可下。遂引軍馬。逕奔兖州。薛蘭李豐措手不及。只得引些小軍兵。出城來迎。兩陣列開。操新降將許褚曰。愿請一戰。以報主公不殺之恩。大喜。遂令出戰。李豐使畫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豐于馬下。薛蘭急走。回程吊橋邊。李典攔住。薛蘭引軍投鉅野而去。一將飛馬趕來。一箭射薛蘭于馬下。乃是武城人氏也。從事呂虔軍營。

操得兖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傳令許褚典韋為元。鋒夏侯惇。

夏侯淵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合後兵。

至濮陽時。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

呂布曰。吾之英雄誰敢近也。不聽官言。便引兵出陣。絕圍處。呂布出

馬。橫戟大罵。操賊殺吾愛將。許褚便出關三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

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又出。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右邊

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殺得呂布遮欄。不在城上。田氏見布輸了。回

城令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

軍前奔定陶而去。定陶今在兖州府陳宮寺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遂

得濮陽。忽免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之不可

少容。操令劉曄守濮陽。遂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在城中。高順張遼。蒯緝侯成。巡海打糧。未回時。濟郡饒幸。操軍至。

田氏弄  
假威真

操多疑

陳宮智

不知

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令軍割麥為食。細作報呂布曰。布引軍起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布疑林木中。有伏兵矣。可將旗數面縛于寨中。寨門西邊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布必來燒林堤。中斷其後。布可擒矣。于是操寨中止留鼓手五十人。擗鼓將村。擗來男女。在寨呐喊。布心疑不敢進也。却說呂布回告陳宮。陳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也。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起火。却無一人欲投寨中。鼓聲大震。疑惑不定。寨後一彪軍出。呂布趕來。砲響處。是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急回。見此八將。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健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一敗奔回。報陳宮。陳宮曰。空城雖守。吾與高順保着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連夜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焚。三族盡滅。張邈去投袁術。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路。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不知勝負如何。

總評

操多詭計。陳宮智足以知之。特布不用其言耳。定陶此敗皆布自取。勿遂以田氏弄假成真為官咎也。

批評三國志卷之二終



詩經

卷之二

所  
圖  
書  
印

3

